短篇小说(连载四):

秀和那个叫琴的女孩

■ 米歌

(上接10月13日三版)

说来也怪,这妮子天生就对胡琴有兴趣。周岁生日那天,她爹拿几样物件试探妮子的兴趣,那妮子就抓着她爹那把破胡琴不放手。她爹打趣道,这妮子多半是个艺术天才,八成在娘肚子里就喝过墨水,受过胎教呢。她亲爹亲娘多半是大艺术家,起码得是能唱会跳爱拉琴的文化人!那人拿腔捏调学着她爹当年的声音说。这样的好苗子,是万万不可在自己手里被耽误的。妮子未满两周岁,她爹就教她胡琴了,她还真有天分,一上手就弄得曲是曲调是调的。

照这么说,她爹是启蒙老师,她的二胡是跟她爹学的?我问。那人拍我肩膀,打断我说,她爹那点水平够啥呀,凑个热闹,哄哄人差不多。妮子长大了去外头上学了呀,外头的好老师多了去了。说到供妮子上学,就不能不说她爹的眼光了,他们家一个妮子,还不是自家亲生的,凭啥送她去公社学堂上学?他看得到妮子的天分呀!妮子不但会拉胡琴,读书也是块材料,到哪净拿第一。能考上省城的学校,毕业了留城里上班,拿国家俸禄。要不是为治她娘的病,全家人跟着享福哩……说到琴的家庭不幸,淳朴的村民便哽咽,有人甚至背过身去唏嘘抹眼泪。

小山村之行,给我触动很大,让我对琴的无奈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,苦于没她的确切消息。

秀的出现唤起我对琴的记忆,在她身上我觉察到了琴的影子。我似乎觉得她就是琴,那个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琴。各地疫情出现拐点,春暖花开的日子即将到来。我在视频连线中给她暗示,我们单位的女同事,都已脱掉肥硕的防护服,露出婀娜的身姿。几次之后,秀也脱了防护服,跟着我做八段锦。她步态轻盈,春风拂柳,灵动而有活力。她也摘了护目镜,露出她的双眼,她的眼睛也是大而清纯的,只不过纯净中参杂几分忧郁。我希望她能摘掉口罩,将一张完全真实的脸,无遮无掩地展现在我眼前。拂去岁月的尘封,让我看得清楚明白,此脸即彼脸。眼前的这张秀的脸,就是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的,昔日的琴的那张脸!有时我又很矛盾,又希望此脸非彼脸。我希望琴的脸仍然灿如春日里的桃花,双眼仍然纯如秋日里的清泉,眉宇间不带一丝忧伤与哀愁。

秀自始至终没有裸露着脸与我视频。越是这样,我越觉得她就是琴。我故意追忆一些往事,试探她的反应。提起往事,我的言语尽可能地谨慎而委婉。我从我们县城的母亲河,说到南岸的水南区,说到区卫生院和邮政分局,说到全县文艺巡演,说到二胡。还说到我的那次小山村之行,提到村口那颗挂满红布条的,三个后生手拉手合抱不过来的红豆杉。提起这些的时候,我特别留意秀的眼神变化,我知道心灵窗户透露的信息真实,不会骗人。秀的眼睛反应迟钝,耷拉着眼皮,眼珠子木木的,似乎觉得我是在跟另一个人说话,与她毫不相干。只有当二胡独奏曲《赛马》响起,万马奔腾,烈马嘶叫的场面出现的时候,视频那头的她双眼不再暗淡,放出异样的光芒。这盒磁带是我当年出差北京,在王府井北货商店特意为她买的,一直压箱底,压了二十多年。曲子终了,她双肩一阵颤抖,边抽泣边抹泪水,人渐渐平息下来。反应没我想象中那么厉害,曲子并没引燃她太多的回忆,给她带去其他方面的触动。

接下来的视频连线,我改变策略跟她聊起我自己。我直白告诉她,自己是谁,叫什么名字,曾在丰门县医院上班,哪一年毕业分配去的丰门,有年春节曾作为随队医护,跟县文艺节目巡演队下过乡……我正在兴头上,那头却掉线了。

她不再跟我视频。我改用语音通话。那头似乎在接听,可枉费我口水,大半天过去,连个纯属敷衍的哎啊之类的语气词都没传过来。我只能给她留言。留言有留言的优势,话用不着拐弯抹角,可以更加直截了当。我说到当年作为小文青的自己,甘当吹鼓手,为获奖节目巡演写通讯,还想替她个人写专访(遭拒),又故意将水南卫生院留作自己的通讯地址,其目的只有一个,想方设法接近她,跟她说上话,多看她一眼。我甚至还在留言中提到,那次在我们医院楼梯转台处的意外碰撞。

她把我拉黑了。拉黑之前,她给我留下一曲《赛马》。那是我十分熟悉,又深感震撼的,她自己拉的二胡独奏。听着那豪迈奔放的《赛马》曲,我的眼前满是她的影子,仿佛看到她骑在彪悍狂奔的汗血宝马上,后脑勺上那束马尾巴,跟着她胯下汗血宝马的尾巴,同频颤动。她神采飞扬,英姿飒爽,看得人直瞪眼。

之后,再没有秀的消息。我几乎问遍所有侨胞群里的侨胞,谁也不认得一个叫秀的女人。小镇,A国有多少个小镇啊,您说她在哪个小镇?拉琴,在A国爱拉手风琴或小提琴的是不少,拉胡琴的可没见过。

有一天,秀忽然出现在我眼前。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丰门县城一处小巷里,我远远见着她的身影。她着一身类似婚纱般的圣洁长裙,长裙实在是长,扫地机似的将地上花花绿绿的纸屑卷到身上。她左右手各牵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娃娃,前后还簇拥着许多个。她步履蹒跚,走的并不快,我却怎样也追不上她。我仿佛太空漫步,一次次向她伸手,老使不上劲,怎样也够不着她。一忽儿近,一忽儿远,眼看就到巷子的尽头,一眨眼又转入另一条巷子,不见了。我着急,躺地上耍赖,嘴里不停呼喊她的名字。

你这是咋了,咋了呀,是不是太累了,做噩梦?同办公室同事叫醒我,催我去医生值班室,踏踏实实睡一觉。

这样的梦,我并非头一回做。我还梦见她——说不清是琴还是秀,回丰门开起音乐工作室,办二胡培训班。梦见她包下县城的大剧院,开个人音乐会。一个人的舞台上,她那样专注,那样投入,心无旁骛。二胡独奏,一曲《赛马》,全场沸腾。有记者采访她,问到她开音乐会的动因。面对话筒,她只有一句话,我想为自己活一回。(完)

蝶舞飞扬

摄影/叶秀未

外婆烧的甜鸡蛋

■ 江兆苓

七岁那年,妈妈给我许了个愿,说只要我平时听话,在我生日那天,她就给我烧甜鸡蛋吃。

我就天天盼着生日那一天的到来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鸡蛋都是拿来招待客人用的,自家人是不舍得拿出来吃的。

过了春天、夏天、秋天,我的生日终于在冬天的一天来临了。

那天,我看着妈妈在家里进进出出,忙里忙外,但就是不提我生日这事,就像失了忆一样。

可能她是真的忘了她曾许下的愿,也有可能给我生日烧鸡蛋这事是她哄孩子听话的一个借口,一时兴起随便提的。毕竟哥哥姐姐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,在我这里也不会有例外。

我觉得好委屈。大人怎么可以这样,随便就对孩子许下愿望,又不让它兑现。

我非常沮丧,耷拉着脑袋,随之来到了外婆家。外婆家离我家就几步路的距离。

八十年代,外婆家开着一家代销店,方圆几里之内仅此一家。平时来店里客人较多,有来买东西的,也有来店里闲聊的。

我外公重男轻女,平时我来与不来他家,他都不太大在意。他在意的是他店里的货能卖出去多少,卖货换到的钱够不够一大家子花销。

我去的那天,外公像往常一样坐在店堂里,与人拉着家常,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
我又转到灶堂,看见外婆正围着灶台忙着烧东西。

看见我来了,她只抬了下头,就对我说,让我帮忙往灶里添些柴火。

我没有任何反驳,马上照做,乖乖坐在灶台前帮外婆往灶里添着柴火,一小把一小把。虽只是一个七岁大的小孩,但在那时,帮忙做添柴烧火这样的小事,是每个家里小孩都必须干的活。

没一会,水就烧开了。我看见外婆从屋里拿出来两个鸡蛋,然后揭开锅盖,把鸡蛋敲开放进锅里。

我看一眼店堂里与外公聊天的那些人,猜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外婆家里的客人。

鸡蛋在锅里咕噜咕噜翻滚,蛋香从锅里飘出来,和着热气弥漫在灶台上方。我忍不住吸吸鼻子,咽下口水。然后看着外婆把煮熟的鸡蛋装进碗里,又在碗里放入适当的糖,然后端上桌。我尽量把头低下去,小小的身子往灶前缩,怕客人吃鸡蛋时看到我的馋相。

“囡!”外婆叫我。

“囡!”见我没反应,外婆放大声音又唤了一声。

“外婆。”我抬起头,低低地回答。

“快过来吃鸡蛋。”

“外…外…婆,这鸡蛋是烧给我吃的?”我当时都结巴了,不确信地望着碗里的鸡蛋。

“傻囡,就是烧给你吃的呀,今天不是你生日吗?”外婆笑着说,“你没来,今天也准备去你家叫你的。”

我猛地抬起头,不可置信地望着外婆,“外婆,你记得我的生日?”妈妈都忘了我的生日,外婆怎么会记得呢?

“当然记得!你们兄弟姐妹的生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呢。”外婆慈爱地说。

外婆活到九十多岁,一直到去世,都清楚得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。

“快吃吧!”外婆把筷子放进我手里。

“嗯。”我接过筷子很快低下了头。

那一刻,幸福的小花在我心里就像锅里煮着的鸡蛋汤,咕咕咕往外冒着泡,压也压不住。

鸡蛋甜甜的,直到现在我都时不时会回记起当时的场景,被外婆放在心底疼爱的感觉实在太让人怀念了。

秋语

■ 叶建芬

入秋后,无端地忙碌起来。八月是一个慵懒的季节。西班牙人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度假的日子。因此,政府部门往往只提供最低服务,很多事都是办不成的。很多商店也会关门,店主都去度假了。因此,八月份,我们也是半修养状态,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,守株待兔似的候在店里。直到八月底九月初,人们像候鸟一样陆续归来,我们也应声而动,不再那么懒散。

很快就到了中秋。晚饭后,已是夜里十点多。我建议去海边看月亮。儿子说都不知道今天是中秋。是啊,在外面生活久了,往往不会去记农历的日子。但是像中秋这样的大节日,我还是会关注的,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丈夫说去山上看月亮吧,更大更圆,更有故乡的感觉。我们住在巴塞罗那这样一个海滨城市,十几年都没有看过“海上生明月”的情景,怎么讲得过去?以前住农村,经常在山上看月亮,海边的月亮也要去看看啊。这么晚了,还去海边,几点钟回来啊?儿子明天还要上学。是啊,无聊的争论。看看天空阴云密布,就算去了海边或者山上,也无月可赏。于是,我们就近去圣家族教堂(Sagrada Familia)周围的公园里转转。

平时,我们很少出去散步。迫于生计,每天晚饭后都已很晚。沿街的酒吧餐馆灯火通明,露台宾客满座。公园的长椅上,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人。树影底下有几位遛狗的人。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,面前是巍峨的圣家族教堂,夜幕维护,灯光轻抚,线条柔美。这座由安东尼·高迪(1852-1926)设计的圣家族教堂,是巴塞罗那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,始建于1882年。1883年,高迪接手主持工程,融入自己的建筑设计风格、哥特式和新艺术运动的风格进行建设。高迪将他的后半生完全投入教堂的建设之中,直到73岁去世时,工程仅完工不到四分之一。后来又受西班牙内战的影响,建设进展缓慢,时断时续。2010年,建设进程过半。预计于2026年(高迪逝世百年纪念之时)完工。圣家族教堂建设工程还未完工,好像从来没有影响它的魅力。多少年来,络绎不绝的人群顶礼膜拜,不仅仅是因为信仰。

中秋之月,终于从云层里钻出来了。月光倾泻在城市的建筑物上,和灯光融为一体;月光倾泻在公园的林木之上,树色仿佛由墨黑变成墨绿。闲坐于园中的人,他们只是刷着手机,好像对月出月没没什么感觉。也许只是有中华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才会对月亮特别敏感,对中秋念念不忘。千百年来,听着婵娥奔月的故事,唱着月的歌,读着月的诗: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“滟滟随波千万里,何处春江无月明”“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……从古至今,月仿佛就是写不完的主题。只一会儿功夫,月亮又钻回云层,像一个调皮的孩子,有意跟我们捉迷藏。这几天,连续阴雨。中秋望月,是多少游子期待的场景。可是,并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如期达成。今晚就不是赏月的好时机。小时候,在院子里看月亮,中秋或者平时,那月亮特别近,特别亮。如果遇到像今晚这样的多云天气,我们看到月亮在云堆里钻进钻出,就会大声说月亮走得好快啊。大人们就会纠正我们的说法,是云在走,一会儿把月亮遮住,一会儿又走开了。后来,我们才知道,原来只是参照物不同,看起来的结果也不一样。其实,月在走,云也在走。

故乡的秋语,写在树叶上,写在南归的雁群里,写在稻田里,写在丰收的喜悦里……随处都可以发现秋的符号,秋的语言。巴塞罗那,这样一个温和的城市,秋语写在何处?风里?雨里?云里?月里?心里?无端的忙碌里?

深秋薄念

■ 文/柳春媚

深秋,花不语,风能懂
有些人来了去了
有些人近了远了

秋天来到,不堪数清冷
微微的秋风
搅动着满地金黄的落叶
携着红枫在空中飞舞
穿上高跟鞋
天空更高了一些

银杏饮露一树金
风飘万点叶纷飞
倚在深秋,一种薄薄的思念
在回忆里铺过来
遥远的爱,仿佛长满许多触角

窗外,明亮皎洁的银辉
在万水千山中寂静

微诗一组

■ 文/王建芬

伞下

情语喋喋
飘出心花朵朵
与细雨共舞

行走的云

舞姿飘逸 变幻多端
穿越万千山水
展示优雅迷人之风采

树荫

避暑又乘凉
谈笑风生聊家常
品茶思故乡

花香如梦

摄影/叶秀未